

# 静水深流出龙中

孙曙

很奇怪,我没梦到过龙中。忘,怎会忘掉呢?二十岁不到,一分配就在龙冈中学工作,八年,一个新鲜人从不识愁滋味走到苍茫初染;八年,在心底初恋一样深刻、柔软、美好,记得的都是响晴,一想起,呼啦啦的阳光就扑过来。

龙中,一进校门就是宽阔而深邃的法桐大道。四月,法桐一树新叶初剪如翼如飞,卷着大树往天空里冲,顶得校园的天空辽阔而深邃。那时龙中除了一幢三层的办公楼,都是平房,青砖青瓦红檐柱。阳光中,青砖沉着,青瓦粼粼,一条一条的鲤鱼静静地游在蓝天的海里,而红柱子一根根挺拔出热烈耀眼的律动,更何况每一排教室前的紫薇都开了,丫丫杈杈的从头紫到脚,艳得那么结棍。

法桐深处,那棵直径七八米的石楠球球遮映着的办公楼迎着大道,如照壁,将校园藏深。办公楼背后也有一排教室,只有两间,是初一两个班。我教他们政治课,下课后,孩子们“小马驹”一样冲出来,阳光下仰着笑脸儿叽叽喳喳地簇拥着我,男生们拉着手蹦跳着围着不让我走。问什么呢?什么都问。问国庆节哪一天放假。我就言之凿凿地告诉他们日子。一个男生极为认真地指着我说,你要负责呢,你要负责呢,我会问主任的。严肃得那么可爱。欢天喜地说一通,直到下节课老师来了,孩子们才嗡嗡地往教室里冲。我喜眉笑眼地上楼到办公室,伏在窗口正好看到和孩子们笑闹的同事说:“小鸟跟小鸟叫,小孩跟小孩玩。”

我主业是语文老师。每次期中、期末大考改过试卷、语文组集体吃夜宵,凑份子,年级前十名的出。改卷时不停发现笑话,曾经碰上一个学生选择题答案全打逗号、句号。选择题干上一般写着“对的打勾、错的打叉”的要求,但试卷打印时忘记在题干里填上勾叉符号,剩下的字就变成“对的打逗号、错的打句号”。一拆卷,中彩,竟是我班的。想来我自己遇到的话也会纠结,老师不讲一下,大概也会填逗号、句号的。一屋子人笑得前俯后仰,大迷糊教小迷糊,小迷糊教小小迷糊。我辩解是试卷的问题。主任和组长们商议,那个学生的试卷就按逗号、句号的对错判定,我罚请吃夜宵。吃过夜宵,记得主任还亲自送我回宿舍。我还一点不知道客气地就让领导送了。

那时候正是龙中又一个极好的时代。前几届学生都有考取了北大复旦的,赵校长挂帅的化学组在整个盐城市都超强,其他学科一中往下就数到龙中了。风气也好,一次派出所扫黄,龙冈几乎所有单位都有交罚款的,有的还交好几份,就龙中没有。那时候我还真有些梗,开会时间长了坐不住,会溜下座位蹲蹲。那时候,好像我们都很随性,我们这一拨87、88、89年进校的,青年教师最多,年龄相仿,心性都爱着那么点自由,带着八十年代的气息,不媚不谄,话还都很有才气。我始终觉得龙中是有自己的教学风格的,就是那么一股活动。果然,到今天,出了那么多特级教师、教授,即便转型做企业的也很成功。虽然是教师的社会地位低到老婆都难找的那几年,大家在一起也没觉得有多么苦闷,教教书、备备课、改改作业、打打球、下河游游泳、看看电影,到先结婚的同事家里蹭蹭饭。老天,我甚至吃到了同事丈母娘家。真的感谢龙中,感谢龙中的同事、领导、学生,都是盼着你好的人,感谢你们让我保有了自己的心性,保有了心性的那份率真。

一眨眼,站讲台整整三十年了。遇到龙中的老学生,几声老师一喊就开心到忘乎所以。当然,也会碰上认不出学生和 student 认不出自己的尴尬。但这有什么呢,我们最清亮最阳光最风暴的青春已经折叠在那时的龙中。那时,我们都扬着无污染的笑脸,你们竖起耳朵,我缓步清言。

水滴与水滴重叠,又错开。后来,我们都离开了龙中。后来,我们静水深流。

# 当年艰辛与民共 今日垂老仍如松

谢俊美

一直想去琼港农场看望米万龙先生,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姑父,而且还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离休干部。

七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我从上海汽车总站坐车前往琼港农场所在地拦湖坝。车过苏通大桥后进入苏北平原,正是新秧播插收尾之时,四周鱼塘片片,蟹田波平如镜,新禾如绿浪随风翻滚,灰白瓦房、红顶楼宇镶嵌其中,景色十分壮美。行至东台,车转向东行。遥想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海天相接的茫茫滩涂,是张謇先生组织垦牧公司大力开发,奠定了如今的一片繁荣景象。中午12点左右,到达拦湖坝,“一派豪华照眼前,惊讶沧海变桑田”。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一排排公寓式的红色小瓦房、古典城堡建筑式样的种子园、医院、学校、广场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这哪里是滩涂乡村?简直就如梦幻中的海市蜃楼,令人惊叹!

在我的想象中,姑父作为一名离休老干部一定住在其中某座高楼中,房间宽敞明亮,室内陈设典雅不凡。从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和一条深巷,再走过一条200多米长的、用煤渣铺起来的坑坑洼洼的小路,来到两排破旧的平房前,原来这里才是我姑父的住处。它建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距今已有近七十年了。由于年代久远,墙壁多有剥落,屋瓦红黑相间,因为雨水渗漏而修过多次。房前没有院子,用旧木料搭建的架子是供晒衣被用的,上面吊着正在开花的豆荚和黄瓜,屋后没有围墙,长有一棵松树和几株垂柳。再后面就是大跃进年代开挖的一条通海河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和水稻田。姑父住在第一排平房中的一间,约有四五十多平方米,屋顶覆盖着芦苇编织的芦席,屋梁则是树木拼接而成。因为生活的需要,房子被隔成三间,一间

作为卧室,一间作为全家人生活吃饭的地方,另一间作为子女的住处,烧饭则在门外搭建的灶间。姑父似乎看出我的想法,连忙从木椅上站起来,对我说:“你不要看它现在这个样子,当年只有拥有农场场长资格的人才能住进来,农场的职工一家老小只能挤在十来个平方米的土坯房子里。我因为是场长,才享有这个待遇,才住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你可不要小看它。改革开放,农场条件改善了,有人主张将它拆掉,改建楼房,我坚决不同意。我说,现在物质条件是好了,但仍有许多职工住房条件差,生活困难,我身为场长,虽已离休,但不能忘记那些当年与我一起参军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和转业留在农场艰苦创业的老职工。”

姑父出生在盐城市盐都区尚庄镇朱家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因为家里穷,长兄出家为僧,三兄因患血吸虫病,20多岁就死了。他自幼与弟弟和父母相伴,租了本村地主家五十余亩地耕种,日子过得十分艰难。1938年日军侵占盐城,经常下乡扫荡,抢粮杀人放火。他参加乡里的维持会,和其他乡民一起,实行自保。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中共盐城地下党组织在西乡建立新四军区队,他报名参加了区队,当时才14岁。由于吃苦耐劳,手脚勤快,很快当上民兵模范班长,参加区里的减租减息、分田到户的斗争。在区队领导的关怀下,他参加“冬学”,识了不少字,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发动内战。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进军东北后,苏北空虚,国民党组织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为了巩固和保卫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警备旅成立。1949年2月,姑父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警备第九旅二十七团二营四连文书。在盐

城、高邮、兴化一带开展游击战。苏北军区成立后,任军区通讯员。1950年调任第102师306团,先后任排长、连、营教导员,驻防高邮、扬州、泰州、启东、吕泗、崇明等沿江沿海军事要地。1952年,所部改为农业建设第四师,驻防滨海、射阳一带,历任营、连教导员。军事建制撤销后,先后任淮海农场场长等职。“文革”中,姑父遭到“批斗”,姑母谢高英受到惊吓去世。他仍坚守岗位,抚育子女直至长大成人。“文革”结束后,姑父调任琼港农场任场长直至离休,可谓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早在小学读书时,我就见过姑父。他一身戎装,威武中略带文人气质。1962年我在盐中读书,利用暑假前往淮海农场看望他。他送了我许多书,其中有《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飘飘》《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红旗飘飘》中那些红军长征的回忆激励了我的一生。

次日,我离开琼港。行前,姑父伫立在平房前为我送行。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劝他回屋休息,他就是不肯。直到汽车开动后,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一路上,姑父所住的平房和他的身影始终浮现在眼前,“当年艰辛与民共,今日垂老仍如松”,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就像屋后的那棵松树,风吹雨打日晒,依然挺拔长青。而他对于自己住房条件的那番话,更是久久在我耳边回响。“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多少苦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少代人的流血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人事风沙已久远,世程忠信履冰坚。”我们要像姑父那样志存高洁,老而弥坚,不忘参加革命时的初心,不搞特权,不贪图享乐,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加倍努力。

# 水乡宜春游

戴永瑞

春天宜远足,水乡宜春游。

春天的水乡有了无穷的灵气和活力,水乡的植物们像是相约好了似的,它们在某个早晨里,呼啦啦地站直身子,整装待发。水乡的水,如琴弦拨动,奏响了水乡春天的乐曲,清澈、灵动、温暖,在它们的身位之上,水乡的船儿从梦境中醒来,它们晃荡着,翘首远方。鱼儿们穿梭自由,它们的空间忽地增大了许多,天空就在它们眼前,它们的心里会长出几双翅膀。水乡的春天,更湿润更水灵,到处是春天的脚印,到处是毛茸茸的歌声……

这个春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学古人雅事,几个友人水边而坐,听水乡琴声,一觴一咏,畅叙幽情。大纵湖名声日噪,那里的水更会让人顿生几分风雅。如果兴至,撑一小舟来到湖中,竹篙斜撑,随风飘荡。携几碗野菜、几斤剁好的猪肉、几瓶老酒,几个好友聊身边春景,侃人间风情,直聊到日暮风起,酒酣耳热。若不过瘾,随即吟几首歪诗,娱人娱己,岂不快哉!

全家人到野外认识下野草野花,也算是一大乐事。我的水乡大纵湖遍地是花,满河有草。好多时候,我被乡下路边的野草野花吸引。它们质朴无华的美让人感动,因为不加修饰的美,才算是自然之美。天地孕育精华,这样的美生命力最强。而好多野草野花的名字,我无从知晓。上代人告知我们的花花草草的名字,都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那些泥土般的名字亲切温暖。什么婆婆丁、猪猪片、歪歪菜,呱呱哇……这些如水乡孩子的名字很有特点。其实我的祖辈们也只能叫出一小部分的名称,而大多数是他们即兴起的。上次回到乡下去祭祖祭祀,路边的一种蓝色像星星的野花匍匐着身体,当我请教父亲的时候,父亲犹豫了一阵,最后说是蓝星星,我扑哧笑了,我知道这是他一时兴起,随便发挥的。所以,认识水乡的野草野花很有必要,带着全家人,认识另一个群体,另一个家族。就是喊一喊它们的名称,它们的身位肯定会随着春天蹿起一大截,你也会在春天的梦里看到那些野草野花们快乐的身影。

带着孩子到野外放风筝,也是不错的选择。水乡空旷之地到处都有,三月里的风托起你的梦想,在蓝天白云下飞翔,那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你可以做你喜欢的风筝,写上你的名称,写上你对春天的祝愿,带着你的遐想。当然,在这美好的春天里,你也可以借此机会停下脚步,思考下我们的人生。风筝遥遥一线牵,让我们养成收放有度的人生态度,风筝只有凭借风力方可凌云而飞,人事腾达也应如此。

水乡有了春天,春天有了水乡,都不算什么,但有了我们的春游就会显得活力无限,诗意翩跹……



顾正山摄  
红梅争春

# 温润时光

宗昊

朋友喜好研究报纸,每当文章刊发,他都会高兴上几天,拉上几个文友喝酒吃肉,当然更多的是侃大山。他有一部分1912年之前的书籍,他称之为古籍,连我们这些朋友也休想看,每次我提出想看被他视如珍宝的这些书的时候,他总会和你啰唆半天,总之就是不给你看。我这人好生闷气,觉得咱们兄弟的关系,还看不了几本老书吗?朋友岂会看不出这些,当场就又请我吃饭,我是气也气不得。

朋友住的是平房,家里要修屋顶,整理书橱,翻出一堆堆新书出来,还有一些他经常发的文字样报。这些老书,终于也一并被我得见了真容,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这些线装的、刻本的书,最老的竟然有宋版的书。我一直渴望拥有的《本草纲目》,他也有!还那么完好无缺!我犹如走入了宝库,头晕目眩。我知道他不会送给我,我试着问他,能不能卖一些给我。当然我不能亏了我这个朋友。岂知这个时候,朋友倒大方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喜欢就拿走,

但是要善待这些书,我收藏了它们多年,自己年纪也大了,没那胆子倔强劲了。”听到这些话,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喜欢在琐碎的旧时光里,读读这些古老的书籍,体会古人的情逸致和精妙绝伦的智慧。

往昔的日子如同浮光掠影,朋友最终还是永远地离开了。在他一生温润的日子里,充满着对知识的尊重,他的孩子也非常勤奋好学并且考上了重点大学。他就像那个穿越文字山谷的旅人,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寻访,寻访一段被遗忘的记忆。

去年在陕西看一个当兵的同学,一见面,他就给我一句:“入函谷,抵三秦。”我一时愣住,我的这位同学的文学素养相当不错,但没想到在军营里也丝毫没有退步,相反还在进步。想着这些年自己为了生活,做水电工、挑泥担子,与文字渐行渐远,阵阵后悔。

生活固然不易,但只要愿意,伴书而行,静读岁月,那无忧无虑的写字生活就还在!

# 春来螺蛳鲜

谢建骅

边看母亲炒螺蛳。炒螺蛳,锅一定得热,火一定要猛,这时母亲定会叮嘱我们添足柴火,大火猛烧。只见母亲放上蒜瓣、辣椒丝、姜末爆炒,喷酒去腥,加糖、酱油提味,再加宽汤,汤沸出锅。母亲炒出的螺蛳特别鲜美,一旁观的我们早已垂涎欲滴了。只记得小时候的餐桌上,这道下饭下酒菜向来最受欢迎,父亲会斟上满杯的酒,边吃螺蛳边饮酒,有滋有味。螺蛳汤也鲜美无比,用螺蛳汤泡饭,饭量常常不知不觉地大了许多。

清明前后,是采食螺蛳的最佳时节,休眠了一冬的螺蛳纷纷爬出泥土,体内的脏物已经全部排出,变得相当干净,且壳中尚无小螺蛳。此时螺蛳肉肥美,营养丰富。螺蛳在我国菜谱中享有“盘中明珠”之美誉。老辈人说,清明前吃三次螺蛳,一年不害眼疾。也有“清明螺,肥似鹅”的说法。《本草汇言》称“螺蛳,解酒热、消黄疸、清火眼、利大小肠之药也”,螺蛳不光营养价值高,药用价值也高!

螺蛳是水乡人最喜欢的食物,吃螺蛳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将螺蛳肉用针挑出,把成堆的螺蛳肉放在一起用油炒着吃的;有炒螺蛳吃的,用蒜头和鲜紫苏叶做调味料,这样能使螺蛳的味道更加鲜美。当时有人这样形容炒螺蛳这道美味:“啜螺蛳过酒,强盗来了不肯

走”。在水乡,比较讲究的吃法,则是将螺蛳煮熟,剔出螺蛳肉,炒韭菜、炒蛋,又是别样的一种美味。螺蛳也是水乡人家招待客人最好的菜肴。

水乡里水域广阔,螺蛳多。星期天放学后,我们在一砖块上包上稻草,扣上草绳,傍晚时坠入河中,第二天早晨从河里取出草把,上面叮满了螺蛳,几个草把就可以捕获两大碗螺蛳了。

以前在田间地头的泥塘里,随手一抓就是大把的螺蛳。家里来人到客,没有荤菜,父亲也会捉一个网兜,到芦荡河湾里推上两下,就是一篮螺蛳,甚至还有活蹦乱跳的鲜鱼活虾。烹炒的螺蛳,就着刚出锅的白米饭,吃出的是水乡人家的恬淡与自足,再斟上自家酿造的甜米酒,满可以美美地醉上一回了。

离家多年,清明螺,一直氤氲在我的梦里。在我心里,螺蛳已经是想家时的一道特殊美味了。我知道,越是家常的越是让人牵挂与难忘,越是让人体会出家的温情与馨香。

喜欢夜读的我,读到作家古清生撰写的书籍《大嘴吃八方》里的“上汤螺蛳”一文时,文中所描述的啜螺蛳肉、品螺蛳汤的过程,总能勾起我绵绵的乡愁。在城里,清明前后,我总会吃上几回螺蛳。每次啜着螺蛳,都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

**《盐读》2017第一期目录(总第21期)**

**本期头条**  
狐 坟 .....周兴洲  
周兴洲告诉了我们什么 .....王玉琴

**特别推荐**  
小秋随笔 .....邓小秋

**名家新作**  
水 村 .....李有干

**诗 歌**  
潘安湖 .....李朝润

**小 说**  
碧水湾 .....薛 强  
原来如此 .....张劲松

**散 文**  
山之上 有国殇 .....武仲平  
尘世中的孤守 .....江 华  
我和我的文学批评 .....孙晓东  
往事杂议 .....董加耕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小辑**  
野 芦 .....毕长锋  
陕西面馆 .....宜宝成  
味 道 .....谢牧森  
中药香 .....吴 昊  
修炼爱情 .....张宗孝

**封面摄影** 蒋 东  
**封二摄影** 陈雁晨  
**封三摄影** 孙晓艳  
**封四美术作品** 姜伏生

**值班编辑:** 顾旭民  
**发稿编辑:** 陈明 邵秀华 潘施文 胡海民 曾汉才 周浩春  
**头条书法:** 凌震三  
**篇名书法:** 吴洪春